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百

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_臣朱起鳳

謄錄監生_臣陳遂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秋七月戊申宰執進呈疎決文字上
曰行在刑獄皆已蕃充外路須令憲臣躬詣州縣庶無
冤濫己酉秦檜奏曰陛下欽恤庶獄異境所推令欲令
大理正一員往決浙西滯獄以稱德意上可之

丙辰宰執進呈戶部狀準都省批送下四川安撫司制

置使符行中四川總領湯允恭戶部員外郎鍾世明申
行中等同共取索得四路州縣委是供輸太重除節次
承指揮減免外見理之數尚多理合減免及將累年積
欠難以催理錢物酌度減放委得不妨軍食寬裕民力
欲並依所乞先是茶馬司歲剩錢二百萬緡宣撫司已
取撥四十萬緡赴總領所贍軍而成都潼川府夔州路
廂軍闕額錢七萬九千緡皆已入帳成都路六萬一千
八百四十四緡潼
川路一萬七百六十一緡夔州路六千三百
百二十四緡事俱已見十七年九月己巳至是世明乞

歲增撥茶司剩錢七十三萬緡利路廂軍闕額錢十萬

緡又以三路稱提錢八萬緡益之稱提錢已見十八年五月乙丑今復以七

萬九千四百八十遂減兩川絹估錢匹一緡凡二十八

萬緡時西路每匹估十千有半東路估十千又減潼川府秋稅脚錢四萬

緡利路稅斛脚錢十二萬緡舊三十萬餘斛每斛錢引千四百去年已減三萬緡

今又兩川米脚錢四十萬緡元理百五十萬累減至今尚存三十五萬鹽酒

重額錢七十四萬緡激賞絹九千餘匹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宣司已減

二萬匹今再減自絹估錢已下所減合一百六十餘萬

緡皆勿復取又蠲州縣逋欠錢二百九十二萬緡

係紹興十

九年至二十三年拖欠折估糶米等錢

始世明之使閩也

已見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凡

所建白皆不以聞而第申尚書其使蜀亦然上頗咎之

然嘉其廉謹遂以為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副使

以日厯及四川

財賦冊參修上谷世明據今年十一月庚午聖語附入

所書可

右奉議郎兩浙路轉運判官黃然為江南東

路提點刑獄公事然為畿漕纜數月秦檜以其不勝任

遽命鍾世明代之曹泳主然故復得職司左文林郎

平江府府學教授曹冠行國子錄 左文林郎陳孺行

太學錄孺為明州職官用曹泳薦入俄又兼實錄院檢

討官尋以憂去 右從政郎監編估局陳序充勅令所

刪定官序丹陽人少從蘇庠學詩向子諲在版曹薦官

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云陳彦育丹陽士子從後湖蘇養直學詩造其三昧向伯恭為浙漕訪養直于隱居

彦育適在坐一見喜之邀與之共途益以契合遂以其愛姬冠氏嫁之其後踰年伯恭登從班乃啓于思陵云

冠氏萊公之元孫其後獨有此一女乞以一官與其夫陳序遂詔特補和州文學伯恭為自製簪裳靴笏令人

費黃牒往併授之以白金為釀彦育方教村童于陋巷持書人至彦育疑非其所有至出補牒見其姓名始拜

命望踰意表不勝驚喜間巷為之改觀其後終于刪定
官明清有其詩一帙至今尚存也序補官不知在何年
月果如所言則序蓋不知世間有廉恥事而子諲欺罔
之罪不容恕矣或者寇氏實準之裔流落失身子諲後
知之故以適序前賢多如此以無它書參考
且附著之序今年九月以進寬恤詔令改官 尚書省

批狀川路諸軍見耕營田除逃亡死絕外有占佃民間

田地如人戶陳訴委本路常平司勘驗但有契書干照

即行給還仍據本年合收營田租課令人戶承認送納

與依見今營田免納二稅科須此以紹興三十年二月

入他書無之同日知利州趙不愚乞將人戶識認營田
租課取一年酌中數目與減半輸官工部看詳下都統

制姚仲同總領所
相度未知後如何

丁巳右朝散郎監尚書六部門蘇振行太府寺丞總領

淮東軍馬錢糧 監登聞鼓院曹紱面對言建州邵武

軍鄉鎮民間或以非僻之書妄行開印乞委州縣檢察

止絕詔如所請專委直祕閣本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

詔奉行令詔燕懿王後昌國公世膺子也

戊午直龍圖閣知平江府湯鵬舉罷以右正言張扶論

其竊取悻直之名以濟貪污之行長惡不悛治郡亡狀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故也先是扶入對論明州通判黃卓費耗財用乞賜罷黜上諭以其他州縣官果有似此等人一一奏來扶奉詔而退後四日遂疏鵬舉上之卓罷在是月甲寅或謂卓與曹泳不相能扶所言蓋承其風旨爾

己未右通直郎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王瀹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

庚申成都府言新繁縣藥師院太祖皇帝御容殿夾柱損壞及壁上衣紋學裂禮部乞許令修換粉飾從之御

容本雍熙間僧道輝所畫熙寧間趙抃初設欄楯帷帳以崇奉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創置門鑰官設監守崇謁以時紹興元年太平宮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鳳翔詣宣撫使張浚浚即遣使安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吳玠更自興州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此安奉於是本院始有六聖御容

辛酉殿中侍御史徐嘉言直徽猷閣知靜江府呂愿中

悖逆害民時已召愿中赴行在上覽疏謂大臣曰聞諸蠻之來盡令於帥司軟血此乃亂世諸侯事其妄作如此乃與愿中宮觀令漳州居住其隨行人馬官物差官前去交割壬戌上曰愿中既罷恐羣蠻生疑可檢舉典故優與推恩以慰其向化之心於是以前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施鉅為資政殿學士知靜江府

癸亥刑部員外郎許興祖面對言仰惟陛下以至德要道臨御天下嘉與一德大臣都俞一堂之上至誠惻怛

仁民愛物靡不用其至焉故靈芝產於廟楹瑞麥秀於
留都以彰至治臣竊謂宜如漢齋房之歌製為樂章登
歌郊廟以答揚神貺從之 尚書兵部侍郎王會充敷
文閣學士知平江府

丙寅左朝請郎張士襄主管台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此為

士襄責監
當事祖

丁卯南丹州刺史莫延沈為本州防禦使依例給長生
券月給鹽三百斤呂愿中之未罷也乞令延沈盡承襲

父官上可其奏且諭秦檜曰宜令施鉅諭諸蕃以愿中自別以不法罷去於外國了不相干庶絕疑慮

戊辰右通直郎添差通判衢州汪名錫直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秦檜賞其訐趙令衿且令圖張浚乃奏昨得旨汪名嗣已死欲與其弟名錫推恩詔令除職上因言伯彥鈍而輕信在相州時先在朕之左右故際會致大用秦檜曰陛下天命所集繫隆正統非相州守臣之功而名錫因奏事上殿自擬父謚忠獻乞建

定策之碑可見其無識也上曰善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豈人力所能為也

己巳直祕閣知福州方滋移知明州

甲戌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李天祚進封南平王加賜衣一襲六事御仙花金帶銀匣塗金銀器二百兩衣著三百匹鞍轡一副馬二匹天祚遣使入貢故有是命上諭宰執曰所授天祚及莫延沈告勅卿等可詳視仍與修改播告遠人欲令得體也秦檜時已病

上顧檜曰昨醫者謂御膝弱今已安可喜更當節飲食
檜稱謝 左朝請郎陳誠之為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
誠之服闋上欲召之為秦檜所沮乃有是命 左從事
郎莫汲行國子正

八月丁丑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工部員外郎王珪
面對言縣令之職於民尤親近年以來告訐成風善於
其治或遭誣訴有司極其鍛鍊故作邑者懼禍之及一
切因循苟且為自全之計責其盡綏撫之方勢有不可

欲望聖慈付之有司畧為措置申嚴行下不惟以絕寃
濫亦使能者知勉以副陛下責成之意詔刑部措置申
省

戊寅左朝散大夫汀州居住趙令衿追一官勒停令南
外宗正司委官專一拘管法寺言令衿謗訕不遜故有
是命

辛巳秦檜進乞差刑部尚書韓仲通戶部侍郎曹泳看
詳守臣到任所陳裕民五事上曰守臣陳獻利害當令

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如建炎間時方艱難財用匱乏

翟汝文知越州乃盡放散和預買及鑑湖官租不恤國

計而專欲盜名如此等人國家何賴也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古之為

國者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有諸侯幣帛饗飮百官有司之事是其勢不得不取諸民然而聖人猶以為不得已也由是量所用以賦之為之什一之法不敢有加焉過乎此則百姓有不足是祭之道也不及乎此則君孰與足是絡之道也二者聖人皆以為有罪也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息養元元愛惜生民彼國計之有無吾不知焉是賊國盜名之人也若夫剝下以益上獻佞以營私曰我欲為君充府庫而已此又古之所謂民賊而其罪當不止與盜名者同科由是觀之太上皇帝論臣所言利害必國與民皆足乃為稱職者蓋古者取

民之法
當如此

殿中侍御史徐嘉言近者臣僚論列趙令衿
罪惡已蒙付之有司施行臣訪聞事目內一項稱令衿
與趙鼎之子汾終日開懷痛飲臨別厚贐之且寄以書
信未知所寄何人臣竊謂汾故宰相之子乃甘心與人
遞送書信決有姦謀密計窺伺朝廷事機儻不究治則
罪惡不彰為國產禍不可不慮詔送大理寺究治

壬午左中大夫知鎮江府張修國子正王復並為監察
御史修厭次人曹泳之為小吏也嘗以贓污被劾修力

庇之復自樞密院效士登第驟除臺官人皆駭愕 右
承議郎新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曉通判温州
曉會弟也

癸未左從事郎祕書省正字張震特引對詔改合入官
甲申秦檜進呈敷文閣待制提舉台州崇道觀蘇符右
宣奉大夫知建康府宋貺欲並復敷文閣直學士上曰
符軾之孫與復職名甚善上因言和議之初李光凶悖
蔑視朝廷專欲沮壞大計符初贊和議甚力後乃變其

說蓋有押闔之風也 國子司業兼權直學士院沈虛

中權尚書兵部侍郎 大理卿張柄權刑部侍郎 祕

書省正字洪遵兼權直學士院 遵之除日歷不載但於此月壬辰書宰執進呈

洪遵乞罷翰苑事壬辰在此月後八日按是時翰苑乃虛中獨員虛中既改除則不容一日無官也且附此更

求他書
參考

丙戌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董德元參知政事德元登

第七年而執政自呂蒙正以後所未有 熊克小歷德元自吏部尚書除

蓋 詔人戶身丁免丁錢可特放一年以御前錢依數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十一

還戶部凡為絹二十四萬匹

丁亥尚書刑部員外郎張曦陳良翰並為大理少卿

己丑廣東經略司言於占城國計置馴象來貢稱真臘國自要進獻上曰祖宗時每遇大禮須用此今見有馴象若其未至姑俟之可也 詔都督府所至官莊及牛租可日下放免今後不得起理元降指揮更不施行

庚寅殿中侍御史徐喜右正言張扶監察御史王葆並兼崇政殿說書 左朝請郎新知泰州王揚英直祕閣

知眉州 左文林郎行國子錄曹冠為左宣義郎冠特
被引對乃有是命後三日除太常博士尋兼權中書門

下檢正諸房公事

冠引對在
是月己丑

辛卯樞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權樞密都承旨薛仲邕
面對論今明良一德坐致太平使監司守貳不妄用不
橫歛則郡縣無緣騷擾乞申嚴行下從之

壬辰宰執奏事次上曰頃韓世忠納宅子當令移左藏
庫及倉欲以倉基造二府以處執政此祖宗故事今各

散居非待遇之體降指揮已三年矣轉運未見施行可
呼至都堂傳旨催促並要日近了畢合用物料工錢於
御前請降不得科敷 權尚書刑部侍郎張柄充敷文
閣待制知潭州柄秦檜死黨也時張浚謫居永州檜猶
忌浚故俾柄與汪召錫共察之 權尚書兵部侍郎沈
虛中依舊權直學士院祕書省正字洪遵改兼權中書
舍人遵乞罷權翰苑故有是命

癸巳左朝散大夫昭州編管洪興祖卒初趙鼎罷相居

會稽其門人方疇為言檜荅張九成有立朝須優游委

曲之語

事見紹興八年十月

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此怪

論鼎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必不爾也疇

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於上乎鼎曰張德遠罷相之後

鼎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在政府去留惟卿意鼎曰秦

檜不可令去一日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鼎曰檜適求

去上云公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鼎握檜手曰吾輩當

以國事為心也檜由是安迹盖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

至是疇默數槍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死於其手者甚多則鼎言非人之所能為信哉 右廸功郎張用和贈承務郎官其一子以權潭州安化縣尉捕賊死事本路提刑司為之請也

甲午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乞四川諸路應係大鐵錢並依利州路作二文使用官司不得括責拘收從之蜀自漢以來用銅錢至公孫述據蜀始更造鐵錢歷代仍用銅錢孟氏廣政初復鑄鐵錢與銅錢互用國

朝乾德三年平蜀後呂餘慶鎮蜀日首與沈義倫奏乞
揀出銅錢計綱發充上供其川界止行用鐵錢後以為
非便淳化間仍令兩川銅鐵錢兼用先是益邛嘉眉等
州皆鑄鐵錢每歲五十餘萬緡後因李順之亂罷鑄久
之民間闕錢始用私行交子因而弊端百出景德三年
張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黃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
錢每銅錢一小鐵錢十相兼行用自後人多盜鎔大中
祥符七年凌策又請鑄大錢以一當十嘉州錢監名豐

遠邛州錢監名惠民止於兩州置爐鼓鑄嘉祐四年趙
抃為轉運使奏以蜀中鐵錢甚多乞罷鑄十年以寬民
力是歲裕享赦文中行之熙寧間轉運司復言罷鑄累
年民間見錢闕少乞行下三司詳度減半鑄錢與交子
相權詔從之後廢嘉州豐遠監至建炎二年邛州復罷
鑄紹興十五年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始復利州紹興監
鑄大小錢歲各五萬施州廣積監者起於紹聖三年其
所用爐料悉於清江縣籍定人戶家業敷買南平軍廣

惠監者所用鐵炭皆取於爐戶而於所佃田上捐其租稅廣積監歲額萬緡廣惠監萬五千緡皆供本州省計而已

丙申宰執進呈直祕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劄子占城國遣使賫到進奉表章方物并書信上宰相見聽候指揮繳納禮部欲令近上二十三人到闕仍令本司差熟事使臣引伴前來宰臣秦檜奏欲依所請內獻宰臣等物乞說諭不當創例上曰可依典故其書信婉順說

諭不須創開新例

丁酉左承議郎秀州州學教授陳巖肖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巖肖在秀州為秦檜立祠堂于學舍燬歸稍薦用之俄兼權考功郎官

己亥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張宗元罷時秦檜忌特進永州居住張浚尤甚每臺諫官劾疏必使及之殿中侍御史徐嘉即言今陰邪逆黨尚爾交結簧鼓衆聽撼搖國是宗元天資陰狡頃在川陝與浚大誤國事今書問

往來健步絡繹無一日無之浚之諸僕皆寄名帥司親
兵月置銀與之時江西轉運判官張常亦箋注宗元與
浚壽詩右宣教郎添差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徐樛又
疏宗元之短宗元遂罷樛南昌人也

庚子宰執進呈大理寺丞郭唐卿面對劄子論遠方公
皂買賣文引乞取擾民乞申嚴法禁大理評事沈正
度劄子論朝廷罷免行錢尚慮四方官吏仍舊於行市
虧價買物望委監司常切覺察皆從之

辛丑詔臣察合得紫衣師號昨因住賣權停給賜可依條給還宰執除落職等人外令有司檢舉今後與免釐草

壬寅右朝請郎知衢州王彥傳為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 右中大夫新知瀘州王師心改知洪州左朝請郎新知閬州周執羔改知夔州夔路諸州地接蠻獠易以生事至是或告溱播夷叛其豪帥請遣兵致討執羔使誠之曰朝廷用爾為帥今一方驛

騷責將焉徃能盡力則貫爾而已一兵不可得也豪懼

斬叛者以獻

此事不得其時熊克小歷繫之紹興二十四年六月末誤也是時執羔方知眉州今

因執羔除帥附見

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錢端禮知衢州

九月丙午左朝奉大夫新知資州左守道言國家推行茶法為利甚大比年以來給賣茶引多有虧欠欲乞應州縣產茶地分官募有力之家權給本記置場收買俟收成畢日差官秤盤見數依字號給賣與有引商旅庶幾私販之弊自革而官課日益增美詔戶部看詳申省

後數日宰執奏事上因問今天下一歲茶利所入幾何
秦檜曰都茶場等三處一歲共得賣茶鈔錢二百七十
餘萬貫上曰比承平時少陝西諸路故其數止此

上問
在平

亥今聯
書之

丁未大理評事鞏衍面對論遠方受納人戶匹帛不應
繩式者徃徃以退印為名用油墨損污或乾沒入官甚
者掩為己有望申嚴禁止仍許越訴詔監司按劾御史
臺彈奏

辛亥降授左奉議郎知遂寧府李文會知瀘州直祕

閣提舉福建路市舶鄭震知嚴州左朝散大夫直祕

閣楊揆特降一官仍落職揆嘗以事為秦檜所憾屏居

台州不敢出者將二十年檜怒不已守臣劉景即奏揆

有田在黃巖縣不依上戶輸納科敷雖會赦猶有是命

王明清揮塵錄稱揆知楚州欲斬秦檜事蓋誤已辯之見建炎四年十月

癸丑權戶部侍郎曹泳言江淮荆湖廣福九路上供錢
物糧斛依條發運司注籍稽考催促自罷司之後別無

總轄拘考緣鑄錢司職事簡少欲望就委兼管拘催驅考九路上供錢物糧斛每歲以諸路漕司催發及一路州軍起發數目比較申取朝廷指揮從之時新除鑄錢官王彥傳本泳辟客故其所陳如此

乙卯持服前安德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張子蓋依前官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以服闋從吉也

丙辰大理評事俞長吉面對論村落酒坊多因農民婚嫁之禮縱其私醞不即掩捕望許保伍告官重寘典憲

詔申嚴買引條法行下

丁巳太師尚書左僕射提舉詳定一司勅令秦檜等進

呈紹興寬恤詔令二百卷自鄭康佐建請

已見紹興二十三年八月

乙酉至是再踰年乃成凡五十門詔鏤板頒降

己未大理評事劉敏求面對言在法夏秋二稅分立三

限近年縣邑徃徃初限未周即行監拷望申嚴法禁從

之

辛酉右承議郎新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王鞬

添差通判秀州

丙寅祕閣修撰提舉佑神觀秦堪充敷文閣待制堪妻
令人趙氏進封郡夫人直徽猷閣主管佑神觀吳益陞
直寶文閣以秦檜提舉編寬恤詔令推恩也

丁卯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秦塤試尚書禮部侍
郎

冬十月乙亥朔祕書省正字張震面對言陛下臨御以
來興學校制禮樂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臣願申勅天下

學校禁專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從之

丙子右朝請郎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直祕閣永年閣之子與秦檜連婚至是獻其父文集於朝故有是命仍詔閣身後依條合得恩數令永年經有司陳乞

戊寅詔紹興二十六年分民戶二稅不得合零就整令戶部行下諸路監司州軍遵守如違許經尚書省越訴已卯軍器監丞孫祖壽面對論川廣守令有闕違法差

官俾之久攝妨公虐民至有新授人不敢之任或有至而不許赴者望行下諸路遇守令有闕以見任正官暫時兼權即申朝省及吏部選擇差官不得隱藏闕次從之

庚辰右朝散郎朱敷儒特引對秦檜喜敷儒之才欲為其子孫模楷敷儒已告老強起之既至落致仕仍詔陳乞過恩澤免追奪日後致仕更不推恩比對即除鴻臚少卿人始少其節建炎中廢鴻臚寺及是復置

敷儒落致仕在

是月
丙子

壬午禮部侍郎王珉為賀大金正旦使閤門宣贊舍人
王漢臣副之宗正丞鄭柟為賀生辰使閤門宣贊舍人
李大授副之

癸未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通直郎陳祖安本李光庶
婢之子其天資凶險實酷似之光為朝廷擢用之時祖
安出入其門助為傲虐近者以沈長卿謗訕為鄉人所
訟平日所與唱和獨祖安為多及赴逮棘寺而鄭仲熊

叔姪力為營救州縣觀望悉為改易文字遂致漏網而
祖安偃然自恣益無忌憚每對人必盛談光之為人歎
惜嗟恨謂不遇其時功業勿遂一時無知羣小為所簧
鼓徃徃靡然從之毗陵去行朝不遠而祖安負罪之人
乃敢遨遊其間朝夕窺伺雖朝廷未欲明正典刑望將
祖安勒歸建州本貫令官司常切覺察月具存在申尚
書省庶不復為盛世患實天下幸甚從之 右宣教郎
添差通判衢州周麟之言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

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創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製華旗繪靈芝之形於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實宗社大慶詔令所屬製造既而禮部侍郎王珉秦墳權員外郎趙達等乞以諸處申到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並繪為旗從之

王珉等申請在是月乙酉何備龜

鑑日蝕之變高宗猶減膳避殿而檜則以陰雲不見賀彗星之異高宗猶以寬民力出滯獄降詔而康與之以彗為不足畏檜則昇之改秩草木之瑞高宗嘗謂不如鐵騎十萬而檜則繪芝草於旗矣高宗不敢有欺天之心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蔽災異緣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為固寵之資耳

甲申國子正莫汲大理評事莫濛並罷殿中侍御史徐
嘉言趙令衿與汲評論日月無光若非平日交結之深
豈肯披露心腹遽發是言今趙汾已送獄而汲在朝列
濛為寺官若不區處則獄吏觀望不盡實情必遺禍胎
貽國後患望將汲罷斥濛別與差遣庶幾趙汾等獄事
研究盡實灼見其姦重寘典憲使陰邪交結之徒稍知
懲戢故有是命

乙酉右正言張扶言謹按右承議郎張初本農家子緣

其兄邵奉使遂叨一命乃私犯其嫂以致有娠於葺中
陰殺以滅口胡寅從而庇之邵歸因此失心不復視為
兄弟前此孝祥新第而歸終不敢往見且寅之為人凶
悖險詐專事脅持范宗尹趙鼎之徒畏之如鬼雖在謫
籍其勢力猶可以造張初父子之大福又能使舉世不
敢言初此其力不小若不治之則輕儇之徒觀望胡寅
雖不附麗一朝為國生事悔之無及臣身任言責豈敢
避忌不為國家遠慮伏望付于有司正其罪名以快天

下公論詔大理寺根治

辛卯太師尚書左僕射秦檜言衰老交侵日就危懼伏望許臣同男熺致仕二孫墳堪改差在外宮觀上賜詔曰卿比失調護日冀勿藥之喜遽覽封奏深駭聽聞其專意保攝以遂平復副朕所望檜秉政十八年富貴且極老病日侵將除異己者故使徐嘉張扶論趙汾張昉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寺拷掠無全膚令汾自誣與特進永州居住張浚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

李光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新州安置胡寅謀大逆

凡一時賢士五十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

不能書矣

此以朱熹所撰張浚行狀修入臣嘗見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在館中時聞今數文閣直學

士吳獵言秦檜病時大理寺官以趙汾等獄案上省檜夫人王氏却之語家吏曰太師病勢如此且休將這般文字來激惱他如此者再三檜死事遂已故以檜之惡如此而其子孫未盡絕滅蓋王氏此舉能全數十家性命故也臣又常見蜀之老士人有為薛仲邕館客者言仲邕時持案牘入檜臥內是時已擬定刑名只取檜一押字會其疾篤乃已所謂五十人趙令衿胡銓汪應辰張孝祥之徒皆是也臣按此時仲邕以樞密院編修官兼推檢詳仲邕乃曹泳甥與秦檜有連故得出入卧內也但五十三人不能盡得其名惜哉

中興聖政大

事記曰甚矣檜之忍也不惟王庶胡銓趙鼎張浚李光張九成洪皓李顯忠辛企宗之徒相繼貶竄而呂頤浩之子撫趙鼎之子汾王庶之子之荀之奇皆不免焉蓋檜之心大狠愎尤甚於章蔡竄趙鼎而必置之死殺張浚而猶及其家甚至蕭振以附程氏之學而得禍洪興祖以序馮瑀論語注而得禍末年欲殺張浚胡寅等五十三人而檜已病不能書可畏哉

壬辰少傅觀文殿大學士秦熈言父以久病未安乞謝事納祿伏望許臣守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疏上賜詔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可遽欲捨朕而去效漢二疏哉癸巳檜再請詔答曰卿獨

運廟堂再安社稷朝廷恃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
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甲午熹再奏
臣已與臣父議定蓋是素志乞同降處分詔曰宗社再
安卿與有力方將同德之求遽有納祿之請非朕所望
勿復有陳是時檜病已篤而熹秘不以聞但以滿盈求
退為請而已乙未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拖紳無一
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為之揮涕就解紅帕賜檜拭淚熹
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乃賜幹辦

府丁襪金帶已刻還內是夕召權兵部侍郎兼權直學
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夜燿遣其子禮部侍郎
墳與其黨右司員外郎林一飛宗正丞鄭柟等見殿中

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謀奏請除燿為宰相此以湯鵬舉勅

疏修入疏稱十月二十一日事故附於此林泉野記乃稱董德元曹泳等謀薦即相位於此不同是

日左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洪皓卒於南雄州年六

十八後謚忠宣

丙申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益國公秦檜進封建康郡王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秦熈為少師並致仕詔檜熈已降制其孫試尚書禮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填敷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填仍充敷文閣直學士初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至卧內以後事囑之且贈黃金各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

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

黨是日以思退兼權參知政事

臣嘗見故武學諭范子該言秦檜當國執政官

不敢獨奏事湯思退初入樞府一日檜擬除局務官二人上偶不付出檜疑之論思退令留身請其故思退連稱不敢檜曰此是檜意無傷也明日思退留身如所戒上見已驚曰有何事乃不與秦檜同奏耶思退具白云云上曰此細事朕偶忘記非有他也思退將下殿奏曰臣自此恐不復望清光上曰何故思退曰臣今日留身雖出檜意但其人多疑必謂臣更及他事且諭言路擠排臣去無日矣上曰無慮朕當保全思退因畧言檜專權蒙蔽之狀上頷之退至殿廡告以主意未至省已批出依奏檜甚喜其後臺諫數劾思退黨附秦檜之罪乞罷相上曰他人言檜擅權皆言於其死後獨思退於檜在日為朕言之非黨也子該所言必有據故具載之

夜檜薨年六十六遺表略曰願陛下益固鄰國之權盟

深思宗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覲

林泉野記

云煇尤恣橫不學聞檜死置酒大喜初靖康末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

氏為金所執而去天下高之及歸驟用為相檜力引一

時仁賢如胡安國程瑤張燾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

稱之未幾為呂頤浩朱勝非所排遂不復用會張浚與

趙鼎有隙因薦為樞密使浚罷鼎復相諸執政盡逐而檜

獨留既而與鼎並居宰席卒傾鼎去之金人渝盟軍民

皆歸咎於檜檜傲然不肯退又使王次翁奏留之韓世忠張俊岳飛方擅兵檜與俊密約議和而以兵權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俊居位不去檜乃使江邈論罷之由是中外大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昏庸諛佞者則不得仕宦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紹興十二年科舉諭考試官以其子熺為狀元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官以其孫埴為狀元上覺彗星見檜不乞退頻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以為檜秉政所致上見江左小安以為檜力

任之不疑揜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微旨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竒玩羨餘帝寵眷無比命
中使陳腆續瑾賜珍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凡十九
年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
書姓名而已其任將帥必選奴才初見財用不足密諭
江浙監司暗增民稅七八故民力重困餓死者衆又命
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
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

興聖政之美故言路絕矣士人稍有政聲名譽者必斥
逐之固寵市權諫官匪人略無敢言其非者自劉光世
薨其家建康園第併以賜檜及張俊薨其房地宅緡日
二百千其家獻於國檜盡得之性陰險如崖竅深阻世
不可測喜賊吏惡廉士略不用祖宗法每入省已漏即
出文案壅滯皆不省貪墨無厭監司帥守到闕例要珍
寶必數萬貫乃得差遣及其賊汚不法為民所訟檜復
力保之故賊吏恣橫百姓愈困臘月生日州縣獻香送

物為壽歲數十萬其家富於左藏數倍士大夫投書啓者舉夔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至有請

加檜九錫及置益國官屬者

自非檜親黨以下至富於左藏數倍以林泉野記本

文自士大夫投書啓以下並據趙牲之遺史刪附聖相事詳具紹興十四年六月益國官屬事詳具十七年三月九錫事詳具二十三年正月王循友知建康府注然自渡江後諸大將皆握重

兵難制張浚趙鼎為相屢欲有所更張而終不得其柄檜用范同策悉留之樞府而收其部曲以為御前諸軍息兵以來諸郡守臣有至十年不易者又以僧道太冗

乃不驚度牒暗消其弊使民知務本由是中外少安至
於忘讎逆理陷害忠良陰阻宗資之議又其罪之大者
上久知檜跋扈祕之未發至是首勒燬致仕餘黨以竄
逐天下咸仰英斷焉

丁酉執政奏事上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
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傷悼
久之 權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特勒停新
州安置右朝散郎守鴻臚少卿朱敦儒令依舊致仕樞

密院編修官兼權檢詳文字薛仲邕右朝請郎江淮等
路提點坑冶鑄錢王彥傳左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常
平茶鹽公事杜師旦並放罷日下押出門秦檜既死右
正言張扶乃奏泳肆為凶悖傲誕不遜招權怙勢以収
人情監司郡守必欲出其門下廣為死黨一或不然則
必以事陰中之擯斥廢罷者踵常相繼搢紳畏之視如
鬼蜮近見太師秦檜不安未赴朝參日與群小妄議朝
政動搖國是專欲離間君臣竊恐別有覬覦將致誤國

殿中侍御史徐嘉言泳性資兇險貌狀姦雄威聲虐焰
震懾朝野而又招權市恩擅作威福引援市井不逞之
人結為心腹如朱敦儒者乃趙鼎之心友杜師旦者李
光之上客王彥傳者賊污淫濫專事刻剝薛仲邕乃泳
之甥蹤跡詭祕唯務躁進而泳悉致之門下國家財賦
自有常經泳巧計百出必為額外多方聚斂較利之鎔
銖割民之脂膏怨嗟之聲滿于道路甚者幸大臣之有
疾遂日與群小會聚妄議朝政便欲竊弄權柄恣其悖

逆不臣之心以搖國是罪惡貫盈未易殫舉欲望屏竄
遠方以快天下仍將敦儒師旦彥傳仲邕等並行罷黜
使兇惡不有君父之臣及陰邪姦賊交結之徒皆知所
懲艾故有是命

庚子殿中侍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徐嘉權尚書吏部侍
郎兼侍講 詔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魏良臣敷文閣
待制沈該直龍圖閣湯鵬舉並召赴行在令疾速起發
辛丑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張扶試國子祭酒兼侍講

上既親政首易言事官前一日批出除扶太常卿執政
言正言自來不除太常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有是命
壬寅詔保信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保康軍承宣
使提舉佑神觀韓公裔並令行在居住二人皆上使令
之舊久為秦檜所逐故也

甲辰秦檜妻韓魏國夫人王氏乞改賜一道號詔特封
冲真先生 直寶文閣主管佑神觀吳益充敷文閣待
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秦熈言益先臣長孫女夫望

特賜推恩改差在外宮觀故有是命 詔敷文閣學士

知平江府王會

按原本脫此句今增

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宋

貺兩易其任以秦熺言會臣親舅望令與貺兩易庶得
相聚照顧家屬故也 熺又言先臣葬事乞令江東轉
運使應副從之仍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陳永錫管葬
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十有五年十有一月戊申右承事郎趙汾特降
二官制曰汝大臣子不自愛重言者謂汝交通宗室窺
伺機事朕議汝于法究其始末亦既有狀從有司議姑
削二官尚體寬恩毋重後戾制詞權中書舍人趙逵所

行也

日歷云汾故宰相鼎之子徐嘉任御史日言其甘心與人通送書信窺伺朝廷事機法寺鞠治故有

是命按此乃與張浚行狀所書鞠治本意全不同必檜死後所擬也臣嘗聞前校書郎魏了翁言吳獵在館中嘗云張浚謫居永州杜門不通人惟穴墻以通薪水一日有自穴中擲身而下者已困頓不省其子拭往問之乃趙刪定者為拭言秦檜方起大獄相公與某皆在其中勢不免死故來相別爾拭不敢以白浚延之別室浚微聞之召拭謂曰吾曾薦秦會之必不見殺然亦當往海南橐中有銀苕子留其半汝奉吾母歸長沙其餘中分半以予趙半以備海南之行可也又數日有黃衣卒復自穴中擲身而下其家以為謫命至大懼亟往視之卒困甚不能言指腰間小紙文書取視之乃湖南漕臣所寄也其書云十月二十二日秦太師已致仕伏乞鈞照浚始命撤關啓門獵潭州人舊游拭之門其言必有據故附著于此趙刪定未得其名當考

已酉詔秦檜神道碑以決策元功精忠全德八字為額

以煇言臣父際遇聖主獲依末光眷禮始終曠古未有
今合立神道碑望特賜御題八字故也

辛亥詔大理少卿張曦與外任 右宣教郎王錡直祕
閣錡繼先孫以繼先郊祀合得薦奏恩澤而命之制曰
朕酬乃祖之勞將益錄其子孫既而曰與其益之盍增
異焉用是以汝進直祕閣夫父祖之於子孫無所不用
其愛其亦榮汝之承吾賜而歸侍于側也汝克孝秀祇
聽吾訓顯身揚名茲其所以報君親與制詞權中書舍

人趙逵所行也

壬子敷文閣直學士魏良臣參知政事 左中大夫直

龍圖閣湯鵬舉行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張脩行右

正言

乙卯詔秦檜合該賜謚令太常寺擬定於是博士曹冠
撰謚議曰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輔聖主紹開中興安
宗社於阽危之中恢太平於板蕩之後道德光天地勲
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

典嚴於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効焉謹
按謚法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宜賜謚曰忠獻
右朝奉郎通判常州秦烜為光祿寺丞烜梓子也嬉
言臣本家御書閣及賜第家廟並未有人看守望改烜
行在差遣就令專一照管故有是命

丙辰執政進呈赦書副本九十三條上曰依前郊體例
還有增改否參知政事董德元奏今所進本除依前赦
外增改十八條新添二十三條上曰民間利害宜講究

詳備務在寬恤無所寬濫 右司員外郎林一飛罷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兼權郊祀大禮提點一
行事務官以都司全闕故也

丁巳直祕閣新知眉州王揚英落職催赴新任殿中侍
御史湯鵬舉奏揚英寡廉鮮耻近除職知眉州可謂幸
矣嫌其地遠而不行方且對衆揚言我嘗薦秦熺為宰
相必為我致力命下三月傲然自安方命不恭無甚於
此故有是命 太常博士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曹冠右通直郎司農寺主簿林一鳴監文思院上
界門林一鶚並罷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奏一鳴一
鶚乃一飛之兄弟恃權挾勢輒得進用冠秦檜之館客
也試官觀望叨冒登科平江教授到任三月遽得改官
遂遷太常博士如此則國家清要任使宰相用以酬門
客可乎中外士大夫莫不飲恨而竊笑之望將一鳴一
鶚及冠特賜罷黜以俯慰中外臣下積憤之心是日執
政進呈畢新除右正言張修入對亦論宗正寺丞鄭柟

天資險詖賄賂狼籍冠章句鯁生人物凡下二人者朝夕出入大臣之門復交結曹泳柵之奉使泳力與為地今冠為檢正實政事之本柵為奉使蓋國體所繫若不亟罷黜深恐別致生事傳笑四方上面諭修以開廣言路之意時冠已用鵬舉章先斥於是柵相繼亦罷左奉議郎知池州青陽縣褚籍充御史臺檢法官左承務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都茶場門張堅充御史臺主簿時臺屬闕官上面諭湯鵬舉令舉薦遂用二人籍丹陽人

聖綱子也 榮州刺史階成西和鳳州兵馬都鈐轄御
前後部同統制軍馬吳拱兼知成州

戊午執政進呈激賞庫所賣錦三千餘匹係曹泳行下
江浙諸州辦賣已依聖旨拘收上曰自古帝王多事土
木臺觀遊燕田獵朕皆不好正恐有害吾民如敷出許
多錦帛決致科擾豈可不禁朕深居九重百姓愁歎之
苦朕安得知乎 是日占城進奉使陸達麻等入見貢
沉箋等香萬餘斤烏里香五萬五千餘斤犀角象牙翠

羽玳瑁等賜酒食殿門外後三日即懷遠驛燕之其後
交趾三佛齊使人率如此例占城者在中國之西南東
至大海西南至真臘北至交趾之驩州東北至吉陽軍
所統大小州三十八通不盈三萬家其戎器以標槍旁
牌竹弦弓無翎箭民有罪輕者笞臀背罪重者籠而擲
之水中殺人者復使其親屬毆殺償之大畧如此時占
城國王楊卜麻疊死其子鄒時蘭巴嗣立故遣使入貢

焉

已未宗正丞充大金賀生辰使鄭柎罷用右正言張脩

奏也

奏已見
丁巳

脩又言曹泳先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日與鄭柎曹冠締交合謀朋附大臣將平昔交結不逞
之徒徇情辟差共為姦惡乞行下戶部及臨安府盡行
減罷又奏左迪功郎監文思院曹緯實泳之姪先持祖
母服泳力挽其來俾就試省闈試官觀望濫綴科第使
其留行朝深慮造作語言動搖國是詔緯放罷 權尚
書吏部侍郎徐嘉充大金賀生辰使 利州觀察使御

前前軍統制王彥特遷保寧軍承宣使左部統制楊從儀王宗尹右游奕統制王喜中部統制傅忠信右部統制李思顏等九人並轉行一官以都統制吳璘楊政言彥等供職滿十年從四川制置司保明也 右武大夫劉允升帶御器械

癸亥冬至日合祀天地于南郊赦天下應命官緣事流放累該赦宥未曾施行令刑部開具元犯因依申尚書省取旨應刺面不刺面配軍編管羈管人等內命官具

元犯因依聞奏其永不移放人祖父母父母年八十以上或篤疾者保明以聞其情巨蠹人錄元犯因依并自到後來有無過犯開析奏裁當議看詳特與量移勘會進士因事送州軍聽讀並無放年限實可矜憫可令刑部看詳如元無的實罪犯行下所在州軍並發歸本貫聽讀自今赦後及一年別無公私過犯給據放令自便取應是歲郊祀增鹵簿為萬五千二百二十有二人建靈芝瑞木等為旗用乾德故事也

甲子上幸秦檜第臨奠面諭檜夫人王氏以保全其家之意

乙丑敷文閣直學士新知平江府宋貺罷右朝請大夫知廣州周三畏復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先是貺以祖諱平乞避魏良臣等奏令與三畏兩易上曰貺小人妄作向知臨安府因官妓公事甚喧可直與宮觀理作自陳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辜與復職知平江甚當

三畏復職必三省所擬也熊克小楚
載二語或去甚當二字遂失其實

左朝奉郎主管

台州崇道觀袁州居住洪皓復敷文閣直學士皓謫居

九年至是已卒

十一月二日

魏良臣等言皓在貶所病甚欲

復舊職宮觀任便居住上曰皓頃在敵中屢有文字到
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言得罪事理曖昧可依所奏
上因語及大理寺官多是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此朕
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莫汲汪召錫如近日張
祁坐獄皆是曹泳以私憾誣致其罪卿等可速治之

丙寅徽猷閣待制張綱落致仕召赴行在 保信軍承

宣使提舉萬壽觀曹勛幹辦皇城司

丁卯手詔曰廷尉為天下平而年來法寺惟事旬白探大臣旨意輕重其罪致民無所措手足玩文弄法莫此為甚比恐尚爾任情亟罷舊吏所冀端方之士詳覈審覆一切以法而不以心俾無冤濫副朕丁寧之諭 詔

建寧軍承宣使王繼先供進湯藥有勞特與轉兩官依條回授 右奉議郎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張常先直祕閣提舉荆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汪召錫並罷令逐路

提刑司取勘聞奏右正言張修論常先心懷傾險專事把持尤工告訐召錫倚恃榮勢姦濫貪污侵擾公私故有是命

庚午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持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臺彈奏當重寘于法 參知政事董德元魏良臣簽書樞密院事湯思退言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不過奉行而已近來諸路監司郡

守以事達朝廷止云申尚書省取指揮殊失經意欲自
今以後事無巨細皆須奏聞如或準前違戾許臣等具
名銜進呈當以黜責示權柄悉歸于君上非臣下所敢
專也上曰此乃大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耳此
奏可即行下德元等又言今州縣之官貪墨殘忍尚容
有之監司郡守職在按察務相隱蔽以市私恩斯民何
賴欲自今後有不廉不恤之士失於舉覺別因事彰露
其按察之官重加黜責上曰此誠今日之弊當如此奏

行上又曰三省行首司賈雱罪惡甚多執政大臣乃朕之股肱皆被譖訐不容安跡須與編置鄉等宜速治之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儉為崇慶軍節度使嗣濮王皇叔左朝議大夫直祕閣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趙令詎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士儉和僖穆王宗樸孫榮國公仲憫子也自秦檜當國二王不襲封者十有餘年至是始命之時令衿當封而方坐累拘管乃封令詎安懿王曾孫五百五十有三人得紹封者

自士儉始

令諫已見

直祕閣兩浙轉運副使鍾世明守尚

書右司員外郎兼權戶部侍郎上覽除目曰世明廉謹
解事前往閩蜀頗有勞但事止申省無一字至朕前今
可詔諭朕此意 右正言張修言人才自有公議乞誥
誠臣僚今後薦舉必三人以上同銜列薦庶無私於親
黨免取譏於公議從之

辛未執政進呈淮南轉運判官龔鑿恃勢妄作乞放罷
仍差知揚州樓濤權兼管運司事上曰揚州正當人使

往來之地須欲得人聞濤亦不能稱職卿等可與易一
差遣三省樞密院言士大夫當修行義以敦風俗頃
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于朝廷遂興大獄
因得美官緣是之後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
收尺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况其間固有
曖昧而傳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臣等願陛下
特降睿旨令刑部開具前後告訐姓名議加黜罰庶幾
士風丕變人知循省詔刑部開具申省取旨 敷文閣

學士新知建康府王會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恭惟
陛下慎簡群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
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然近者士論皆言朝廷未除
宰相於十月二十一日秦檜未薨之前曾遣林一飛鄭
柎秦埴計會臺諫奏請秦熈為相以此傳播中外臣僚
猶且指望熈必復用以苟進取以堅黨錮恐天下士庶
不能無疑惑臣切見熈父薨之後陳乞數事止有營私
之心初無憂慘之意且如乞王會知建康共辦父之葬

事可也乃云庶得相聚照顧家屬建康屯駐大兵為守
臣者一路軍民所寄事體非輕若止為私家相聚朝廷
何賴焉伏乞差會自陳宮觀與嬉共集檜之葬事臣更
乞睿慈將臣之論列報行中外使臣下咸知尊名親上
精白以承休德則浮言自息公道自行故有是命 直
祕閣知太平州王昫右朝請郎知宣州王鑄直祕閣知
廬州鄭僑年直祕閣新知嚴州鄭震直敷文閣知明州
方滋並罷亦用湯鵬舉劾疏也鵬舉言昫附勢作威寡

庶鮮耻鑄專事諛諛出官未久遽得監司郡守僑年不通世務沉湎貪饕震不歷州縣驟躡監司頃為福建市舶每有貨物半入私帑滋陰狠恣橫姦賊狼籍自楚州移桂府自廣帥移福州其所出珠翠犀象盡入於權貴之家復得明州優厚之處此誠公議不行私恩特甚高官美祿一家有煖衣飽食之幸而孤寒遠官數年不得差遣終身有號寒啼饑之憂其怨將何歸耶伏望將晌等特賜罷黜以慰臣下孤寒之心故皆黜之

鑄今年七月己未自

江東轉運判
官改知宣州

初和州州學教授盧傅霖嘗作雪詩有

云寒鄉只願春來早煖日寒風盡蕩摩右朝散郎道判

州事范洵按其怨望遂罷傅霖至是右正言張修劾洵

罷之尋復令傅霖還任

傅霖十二月
戊寅還任

壬申國子祭酒兼侍講張扶罷以殿中侍御史湯鵬舉
論扶頃為明州教授奴事曹泳夤緣改官用泳之薦遂
為正言凡有奏陳盡出泳口豈能為學者模範故也

祕書省校書郎兼吳王益王府教授兼權禮部員外郎

趙遠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及引對上曰卿乃朕擢
秦檜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
子門生也又曰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遠因奏言
路久壅願陛下廣覽兼聽勿以賤微為間庶養成敢言
之氣上嘉納之

此據周麟之所撰遠墓誌修入他書並無之按遠今年二月入館至檜堯僅半

年未為久次如董德元湯思退林機葛立方王曠皆檜所親厚者曠入館踰年立方思退皆二年機二年半方除郎德元亦二年半方除察官則遠亦未為滯也且據麟之所云附此更須詳之

皇叔宣州

觀察使知西外宗正事士銜轉一官再任 保信軍承

宣使曹勛知閣門事兼幹辦皇城司 右正言張修奏
右通直郎福建路提舉常平茶事王淪左承事郎添差
通判廣德軍鄭時中以大臣之親驟加進用左奉議郎
知邵州林機以宰相姻婭進躡清顯附下罔上妄立異
議宰相曾不以為罪猶付之名郡物議籍籍詔並罷修
又言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黃兌以大臣之姪
壻累冒差除唯知謠事曹泳浙東提舉闕官泳何與焉
輒敢以兌姓名達之天聽望賜罷黜以協中外之望從

之

十有二月甲戌朔禮部奏郊祀行禮聖孝等事乞宣付
史館上曰霜露之感人子常禮所不必書上又謂輔臣
曰頃委官看詳監司郡守所條裕民之事已數年而未
嘗進呈必是取宰相意旨不欲令朕見也又所條止於
民事自今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於是降旨行下 手
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剔姦邪密贊治道年
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

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迺職惟
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
端明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程克俊知建康府
左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章履知太平州

光祿寺丞秦烜與外任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熺乞留
烜守家廟不過使之探伺朝廷之施設稽察百官之向
背况熺身在草土不當數有陳乞望與烜在外差遣將
帶檜家廟歸建康上從之 右正言張修言資政殿大

學士鄭億年以宰相子身為近臣不能捐軀報國乃甘
事逆臣劉豫既還朝大臣力為之地高爵重祿坐享累
年端明殿學士鄭仲熊與大臣連姻不一二年致身右
府賄賂狼籍詔並落職億年南安軍安置仲熊依舊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修高郵人也 特進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永州居住張浚降授左朝請大夫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郴州居住折彥質降授左中大夫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沅州居住万俟卨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南康軍居住段拂並令任便居住高仍復左
通奉大夫 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安置李光
移郴州安置光年八十矣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道州居住何麒勒停人前左朝散郎直顯謨閣興化
軍居住徐林並放逐便 嚴州觀察使殿前司選鋒軍
統制許世安為建武軍承宣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
和州防禦使殿前司選鋒軍統制李捧為隨州觀察使
皆以積閥遷也

乙亥左通奉大夫万俟高復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 詔行在百司闕官甚多可令侍從共舉一二
十人務要真材實能不得輒徇私意儻不如所舉必罰
無赦 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張士襄責監南康
軍在城酒稅務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張士襄去歲奉
使回當朕前奏事欺罔不實宰相止以奉使不肅罷續
以宮祠處之卿等可與遠小監當以為後來奉使之戒
左朝奉郎直祕閣楊傑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左宣

教郎直祕閣楊傑為將作監丞 殿中侍御史湯鵬舉
言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不學無術夤緣幸會遽躡版
曹而為時相管莊自為苟賤敷文閣待制曹筠因秦檜
薦為臺臣凡有奏陳盡出於檜右正言張修言敷文閣
直學士徐琛貪污叨竊詔並奪職罷祠 直龍圖閣提
舉台州崇道觀將璨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璨不為秦檜
所喜自鎮江罷去為祠官者十二年

丙子淮南轉運判官王柎為父雲請謚執政乞下太常

寺上曰若下太常則又申請遲滯可特賜謚卿等便與
議定進呈於是賜謚忠介 左朝散郎王大寶守國子
司業兼崇政殿說書是日執政進呈次上曰王大寶向
來曾進詩書易三經解甚有可採朕錄一本留中以進
本付中書省此人留意經術卿等可與行在差遣董德
元曰臣等方議欲除國子司業上喜曰朕意與卿等適
合甚善經筵亦闕官可與兼崇政殿說書 左承事郎
張孝祥為祕書省正字故事殿試第一人次舉始召先

是秦檜以孝祥父祁為胡寅所厚命有司按以反謀繫
詔獄上祀郊之二日魏良臣密啟釋出之因有是命

丁丑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台州崇道觀宋貺落職以右
正言張修論貺天資刻薄恃大臣之知己恣為不法故

也

明年十月再貶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陳巖肖為尚書祠部

員外郎尋兼權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詔除名

勒停前右朝散大夫武岡軍編管人万俟卨除名勒停
前右朝請郎直祕閣南劍州編管人夏珙勒停前右朝

散大夫直徽猷閣大寧監羈管人王良存除名勒停前
左承議郎象州編管人高穎並放令遂便

戊寅御筆應先統兵官差破使臣軍兵隨年被賞以轉
官資者不得以冒賞罪之內代名人依紹興十三年四
月八日指揮改正今後準此翌日執政奏臣等未諭此
意上曰只為十三年以前立功將士有曾將決配甚非
朕意時上喜見顏間又曰今後文字有疑處次日可復
將上執政又奏熙寧崇寧封占城國王典故上曰昨問

客省亦不知此例可依此行之勿失遠人歸附之意

左朝請郎南安軍居住鄭億年再責建武軍節度副使

南安軍安置 右朝奉大夫知南劍州沙縣張松就差

知瓊州用本路安撫司請也

按明年二月辛卯湯鵬舉論魏良臣章疏稱所薦張

松自知縣造朝輒除郡守與此不同又按良臣今年十一月癸丑方除參知政事抵今二十七日廣西經畧司

所請必在良臣執政之前當考

已卯左朝奉郎通判婺州周方崇為監察御史方崇海

陵人湯鵬舉所薦也 直龍圖閣知紹興府趙士彰直

祕閣知温州高百之並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士紉
為時相家作媒畢婚嫁故連作帥臣進陞祕職百之與
秦埴為姻家故驟為提舉繼守鄉郡公論謂何乃罷之
庚辰安豐軍進賊鮐白魚御筆朕不欲以口腹勞人可
下本軍自今免進翌日執政進呈上曰温州柑橘福建
荔枝去年皆令罷進獨賊鮐淮白皆宗祖歲進之物朕
恐勞百姓所以再降指揮住罷

辛巳左奉議郎知廣德軍王綸守起居舍人綸為察官

以不合檜故峻用之 右正言張修言江南東路提點
刑獄公事黃然偃蹇庸懦昨為兩浙轉運判官其於漕
計漫無措畫將一路常賦妄行折科民苦其擾州郡申
陳則曰此曹侍郎指揮也夫何疑焉為江東提刑案牘
積靡一聽人吏乞與宮觀差遣以協望從之 左朝散
郎金安節知嚴州安節為御史再疏論秦梓罷之由是
久廢至是復起

壬午三省樞密院言近歲監司守城競事刻剝重為民

蠹者其事未易縷數揆其尤者則羨餘不可不禁權攝
不可不罷苞苴所當戢宴飲所當節欲望嚴申禁約或
有違戾仰御史臺及監司彈奏重寘憲典庶幾副陛下
愛養元元之意上曰此等無非害民者可依此申嚴行
下 執政進呈刑部狀開具到前後告訐人右朝奉郎
張常先先任江西運判告訐知洪州張宗元與張浚書
并壽詩右通直郎直祕閣汪召錫左從政郎莫汲並告
訐衢州寄居官趙令衿有謗訕語言右朝散郎范洵告

許和州教授盧傳霖作雪詩稱是怨望左朝奉郎提舉
兩浙路市舶陸升之告許親戚李孟堅將父光所作文
集告人及有譏謗語言左從政郎福建路安撫司幹辦
公事王洵任兩浙轉運司催綱日告許知常州黃敏行
不法等事追官勒停人前右通直郎明州鄞縣丞王肇
誣告程緯慢上無人臣之禮等語言致興大獄並是虛
妄降授承信郎雍端行先任監潭州湘潭縣酒稅告許
本縣丞鄭玘主簿賈子展因筵會酒後有嘲訕語言致

興大獄福州進士鄭煒告吳元美譏謗等事上曰此等
須痛與懲艾近日如此行遣想見人情歡悅感召和氣
於是並除名勒停常先送循州召錫容州汲化州洵梅
州升之煒雷州洧南恩州肇高州端行賓州並編管洧
鈇子端行蜀人祖孝聞崇寧初舉進士南省第一坐上
書詆斥廢死父子純建炎間為右職隸趙哲軍哲誅子
純亦編置張浚憐之復授端行一官至是抵罪後不知

所終

黃敏求自常州對移和州不知洧所訐何事端行事迹以王明清揮塵前錄修入但錄稱雍安行惡

小誤鄭玘賈子展未知何時
行遣此月十一日甲申復官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

郎荆門軍編管人范彥輝

生作夏日
久陰詩

前右朝奉大夫展

州編管人王超

生與李光通
晷及借人

前右朝散大夫夔州編管

人元不伐

生撰造行
在言語

特勒停前右承議郎徽州編管人

蘇師德

坐其子撰常同祭
文稱姦人在位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峽州

編管人李孟堅

生父光所撰小
史皆非事實

右承務郎紹興府羈管

人李孟津

坐鼓唱台州人
乞管錫為知州

除名勒停前右承務郎梅州

編管人王之奇前右承務郎容州編管人王之荀

坐怨
望謗

特勒停前右朝散大夫鼎州編管人閻大鈞

生依隋鄭剛中

並放令逐便 詔諸撲買坊場並遵依常平法施行如

有違戾去處仰提舉司檢舉改正

此當是為罷諸軍酒坊酒庫張本

祕書省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趙達左宣教

郎通判徽州周麟之並為著作佐郎達仍兼權中書舍

人 是日制授占城蕃首鄒時蘭巴懷遠軍節度觀察

留後占城國王散官檢校官憲御勲邑如故事加賜寬

衣一對金帶一條細衣着百匹金花銀器二百兩衣着

百匹銀帛千匹兩又以其進奉使陸逵麻為歸德郎將使副見日皆賜金帶判官金花銀帶襲衣衣着辭日皆賜衣服器幣有差

甲申御筆醴泉觀使孟忠厚令行在居住奉朝請翌日參知政事魏良臣奏曰忠厚在戚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事護送朕深不欲以國戚任軍旅及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如太后家子弟但加

以爵祿奉祠而已良臣曰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 詔命官犯罪勘鞫已成具案奏裁比年以來多

是大臣便作已奉特旨一面施行自今後三省將上取

旨 敷文閣待制劉一止落致仕召赴行在 右朝散

大夫直祕閣宗穎行尚書兵部郎中 左朝散郎周葵

復直祕閣知紹興府 詔除名勒停前左朝請郎處州

編管人邵大受 生朋附范同 浮言無稽 前左從政郎武岡軍編管

人芮曄 生賦牡丹 花詩怨望 前右從政郎萬安軍編管人楊煒 生

李光書

紙和議

前左迪功郎橫州編管人鄭玘前右迪功郎肇

慶府編管人賈子展

坐酒後有嘲訕語言

並放令逐便仍與復元

官煒渡海而卒

徽猷閣待制致仕陳橐卒

乙酉參知政事董德元罷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

平興國宮先是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德元罷能淺陋

徒以巧言令色取媚權貴叨竊進取既參大政又以承

乏得權宰執興利除害豈能任其責乎進賢退不肖豈

能任其怨乎是真伴食備負者也望將德元罷黜以為

貪進無耻之戒右正言張修言仰惟陛下聰明灼見大
臣前此專權自恣一時小人有害于政者奮由英斷旋
加斥逐中外之人獲覩朝廷清明百度鼎新之日無不
歡呼鼓舞稽顙相賀其有朋比大臣欺罔君父罪狀顯
著物議沸騰乃尚參與大政不知引退可不論列貶竄
以昭天下四海乎臣謹按參知政事董德元以猥瑣之
才偶中魏科大臣當軸欲其附會遂啖以要官至如臺
諫人主耳目之寄尤非他官比而德元為侍御史與之

交通令儉人往來傳道密意所喜者即驟進之所怒者
即擠排之群小得計相為黨與善類惴慄若無所容此
實臺諫附會以至於此極也近日聖詔初頒在位之臣
敢不精白一心仰承休德如德元自宜告退猶洋洋然
不以為耻處廟堂與機政士論切齒若不亟行罷黜深
慮有誤國事鵬舉又奏去歲省闈德元為參詳官偶於
謄錄處取號而得秦墳卷子對衆曰吾曹可以富貴矣
今房中以得墳之試卷更相自慶而德元復對衆又曰

此卷子高妙魁等有餘近日遂接引鄉人之浮浪者公然鼓噪於市肆中乞朝廷除德元為相是真不量力取笑於一時莫此為甚伏乞早賜罷黜以為諂奉權貴妄意進用之戒修又言人臣之罪莫大於附會德元之罪中外固已知之懲一勸百以戒飭在位之臣誠不可緩也鵬舉又言德元權宰臣職事以來兩月餘矣才力不逮智能無取日甚一日貪不知耻况復歷官未久驟躡政機徒知歸德於時相不知恩出於陛下近日擅支激

賞庫錢物犒給胥吏誠何心哉是使胥吏歸恩於德元不知激賞庫錢物實出於朝廷也疏入德元乃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奏上上始有是命鵬舉又言德元貪鄙之心知無不為且如近遣王珉出疆德元遂令其子克正充上節禮物官今端坐於家公然循資殊不知耻珉之行日有云衆人皆有所得獨參政令嗣略不念盛寒中萬里之行耶人皆傳之以為笑德元貪鄙如此尚得資政殿學士而竊宮祠厚祿公議謂何望將德元職名

鐫褫仍將臣前後論列報行中外以戒臣下貪得無耻之心詔德元落職制略曰不思臨軒之恩遂決媚竈之策間不一歲來參萬幾權舍人趙遠所行也 左朝散

郎通判明州凌哲又承議郎添差通判嚴州何溥並為

監察御史湯鵬舉薦之也

哲吳縣人初見紹興十四年七月溥永嘉人初見紹興十

二年三月

溥入見首論天子之耳目所恃以周知天下之故

者內則寄之臺諫外則寄之監司故監司權與臺諫等陛下勵精求治尊用臺諫言無不從今茲朝廷之治可

謂肅矣而臣竊恠州縣之間貪吏為虐搏噬良民甚於豺虎監司不問郡守不訶往往甘受佞巧先食其餌是為足以當陛下耳目之寄哉臣愚以謂州縣之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罰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如是則非惟監司不容於匿姦而貪吏亦將斂迹而不敢犯矣此非臣意度而為之說也比居田里所親見故敢為陛下言之伏

望睿慈斷以必行則實惠及民天下幸甚從之

溥奏下
在十三

日丙戌蓋此日
引對所上也

右司員外郎無權戶部侍郎鍾世明

言契勘天下財賦窠名不一有歸之朝廷者有歸之戶部者要之均濟國家之用而已故朝廷之與戶部事實一體戶部闕乏朝廷未嘗不應副也比年以來朝廷每月支降券食錢三十萬緡又於數內尅還給關子錢而戶部窠名錢物又有為朝廷拘收支用者戶部所得無幾欲望特降睿旨令戶部條具自來支使錢物窠名撥

歸戶部每月以實闕錢申朝廷取旨貼降又言江浙等
路有絕戶沒官等田宅紹興二十年內節次指揮撥赴
常平司措置其間州縣官吏往往應副形勢有力之家
量力租課佃賃不惟暗失官課而州縣又緣此失去二
稅歲計之用乞將上件田宅盡行出賣令戶部參照條

具申朝廷取旨並從之

右承議郎謝伋知處州

王明清揮

塵後錄云紹興二年秦檜之罪右僕射制詞綦叔後之
文褫職告詞謝任伯之文綦謝姻家也秦大憾之先是
高宗有親批云秦檜不知治體信任非人人心大搖怨
讟載路丁卯歲上詔毀宰執拜罷錄謂載訓詞也至乙

亥歲秦復知御札在任伯之子叔景思處作劄子自陳大槩云陛下是時尚未深知臣所以有此乞行抽取得旨下台州從叔所追索得之是秋又令其姻黨曹泳為擇酷吏劉景者擢守天台專欲鞫勸景思時景思寓居外邑黃巖山間景視事之次日捕吏追逮景思直以姓名傳檄縣令差人防護甚峻景思自必死將抵郡城外渡舟中望見景備郊迎儀一見執禮甚恭至館舍則美其帷帳厚其飲食景思巨觴是晚置酒延佇生間笑語極歡而罷始聞早已得檄之訃音矣又踰旬景思拜處牧之命然終不知所興之獄謂何也按此所云謝克家草秦檜制詞及丁卯歲毀拜罷錄乙亥歲秦檜乞下台州取索御札皆小誤前已辨之劉景今年四月己丑

差知
台州

詔右通直郎陳祖安令遂便以刑部檢舉也

祖安

初坐不告沈長卿謗
訛事勒歸建州本貫

丙戌武泰軍節度使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劉錡知潭州敷文閣待制知潭州張柄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日執政奏事魏良臣言錡一
時名將久閑上曰朕聞其貧甚昨賜田百頃仍官給牛
種良臣言錡有申狀到朝廷稱官田並撥入常平司止
得荒田數頃臣已下本州只就常平田撥賜欲差帥潭
州見任人張柄與宮祠上曰甚善直祕閣江東轉運
副使州石罷以右正言張修論石緣大臣有父執之舊

自步四
卷一百七十
濫被任使貪汚不法也

辛卯執政進呈監察御史王葆自劾徐嘉曾與臣議除秦熹事上曰王葆徐嘉王復雖言官所薦皆出秦檜意思其不自安須與外任於是次第罷之 參知政事魏

良臣等言仰惟國家累聖相承法令全備以為萬世不易之典自比年以來間有一時申請權宜而行其間致與祖宗成法有相抵牾者臣等近面奉聖訓國家政事當並遵祖宗舊制欲望特降睿旨令省部節次條具續

降申明指揮付有司看詳可否取旨施行庶與舊法罔
或背戾又言朝廷偃兵息民于今十五年矣典章文物
粲然備具惟是衣冠舊制狃於近習競以紫衫為自便
之服公卿皂隸混為一區甚非所以明等威定民志也
欲望除諸軍將校許服紫衫外自餘並依承平舊制施
行仍自紹興二十六年正月一日為始皆從之 詔比
年諸軍統兵官類多私役軍士至於託名回易贍軍以
茶鹽布帛之屬敷配倍取價直因致貧乏可令刑部行

下諸軍如或依前違犯在內御史在外委總領官按察
劾奏三省樞密院取旨重寘憲典如按劾官司知而不
糾與同罪 徽猷閣待制張綱試尚書吏部侍郎 右
正言張修為太常少卿 監察御史凌哲為右正言

左朝散郎葛立方為尚書吏部員外郎

葛邲題立方文集後云太上更

化伯父被召復為郎數日沈公該始除參知政事而言者乃謂賂該之子得之後議該者往往以為口實而伯父亦卒以此一跌不振伯父既捐館諸孤上書叫闕下其事於吏刑部而吏刑部考寃狀甚白謂伯父除郎乃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而沈該除參知政事乃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

左奉議郎

通判紹興府黃中為祕書省校書郎中進士廷試第一

官州縣近二十年至是始召 御筆敷文閣學士王會

落職罷宮觀

後九日
勒停

詔應召赴行在臣寮入國門日

今即時具狀聞奏 右朝奉郎通判袁州蔡禕提舉荆

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

禕初見紹興二
十二年十一月

左承議郎充

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何逢原提舉荆湖北路常平

茶鹽公事

癸巳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致仕胡寅復徽猷閣直學士

致仕 詔追官勒停人趙令衿復左朝請大夫追官勒

停人闔大鈞除名勒停人元不伐復右朝散大夫万俟

止復朝散大夫

止明年四月
庚寅帶右字

范彥輝復左朝請郎李孟

堅王之竒王之荀並復右承務郎勒停人蘇師德復右

承議郎

甲午敷文閣待制沈該參知政事該自蜀歸召還入見

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始用檜薦及登從列聖

知益深檜稍相猜上笑曰然遂有是命該首奏曰朝廷

機務至繁所賴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臣
怙權參樞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三省務各
盡誠以贊國事時上復親庶政躬攬權綱首詔該及万
俟高還朝已而二人共政無所建明益不厭天下望云
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陳誠之為翰林學士誠之至
泉纔數日也

乙未上謂魏良臣沈該湯思退曰兩國和議秦檜中間
主之甚堅卿等皆預有力今日尤宜協心一意休兵息

民確守無變以為宗社無窮之慶良臣等唯唯奉詔

左奉議郎知大宗正丞兼權工部員外郎王珪面對即

日除監察御史

日歷紹興三十年八月沈介論珪召攝宰士檜泳逐珪失所恃巧入湯鵬舉濫

陞御史按前後薦除察官例引對今日歷所書乃云某官王珪輪當面對則似非薦對也珪除御史告詞有云爾仕于朝知之者鮮一言之間朕乃得之則非基端所薦可知又按秦檜死日卑上止有右司林一飛一員而曹冠權檢正右司自去年六月張士襄遷後更不除人或者珪所權即左司也然工部郎官題名止書珪遷臺察不云珪改權都司

左朝散郎葉義問行太常博士

介所云更當詳考

右朝奉大夫王會特勒停送循州編管殿中侍御史

湯鵬舉言會初無履歷恃檜與熈之親黨致身禁從出
守便郡置田產於湖秀造大宅於平江三州之物聚於
私宅恬不知耻新除右正言凌哲言會專恃權勢肆為
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
財逮移明州益嚴其禁加之違法橫斂託名羨餘貯之
別庫謂之措置曹泳嘗倡之於前已不堪其弊矣至會
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稅場以掊剋商旅
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為未足也則又侵奪諸司正

額之錢悉充措置之數及其還朝席卷而去帑藏為之一空凡典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多擇以自隨所至蕭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於華侈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望投竄遐裔以為臣子慢令賊民之戒上謂魏良臣等曰會所至狼籍止緣恃秦檜之勢乃敢如此可與廣南編置故有是命 太尉御前諸軍都統制知興州吳璘乞赴闕奏事詔不許

丙申執政進呈諸處申到祥瑞乞宣付史館上曰此等

極有不足紀者卿等宜斟酌不中理者刪去之

中興聖政史臣

曰中興以來言祥瑞者類多貶秩罷官紅光有火德之祥赤芝應建炎之號禾穰生於枯桔甘露降於潛邸此其尤恠誕也聖諭及此欲屏絕之也

上曰近日葉義問劄子極言州縣

添差官之弊所給俸祿皆生靈膏血豈得不為民害祖

宗舊法止宗室戚里添差差遣及比年因軍中立功人

離軍將校例與添差除此外當盡罷去數十人不無怨

嗟然愛惜民力要當如此魏良臣等言容續次修具取

旨

熊克小歷止書詔罷添差官五字

左朝散大夫福建路安撫司參

議官賀允中守太常少卿左朝奉郎荆湖北路提點刑
獄公事楊椿試祕書少監左朝散郎呂廣問為尚書禮
部員外郎三人皆為秦檜所抑久于外故上擢用之

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蕭振充敷文閣直學
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上既蠲蜀民舊逋
而敷文閣待制知成都府符行中督責甚峻蜀人怨之
雙流令馮光邦賊殺不幸為監司按治行中以光邦為
秦檜所厚反坐告者杖脊編管朝廷知其不可任乃召

行中還而復用振降授左朝請大夫折彥質復端明殿
學士左朝議大夫 左文林郎衢州州學教授胡沂左

從政郎宣州州學教授葉謙亨並為祕書省正字 右

奉議郎莫濛復為大理評事 左承議郎通判盱眙軍

祝閔行宗正寺主簿左承議郎朱夏卿行司農寺主簿

閔德興人夏卿勝非子皆用近臣薦故有是命

閔二十二年十

一月戊戌除盱眙其後言者論閔知海鹽縣作將覺堂由此除宗簿恐誤

左從政郎范

成象行太學錄成象成大兄也 責授左承事郎將作

少監分司南京朱翌復左承議郎充祕閣修撰 降授
右承務郎趙汾復右承事郎特與改正過名汾還家而
卒除名勒停人高穎復左承議郎 吉陽軍編管人胡
銓量移衡州從刑部檢舉也 直祕閣提舉淮南東路
常平茶鹽公事齊旦直祕閣添差通判平江府王伯庠
並落職放罷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論旦奴事權臣減尅
鹽本錢以資妄用伯庠以王會親戚寡廉鮮耻違法貪
饕故皆黜之鵬舉又奏右承事郎福建路安撫司主管

機宜文字康與之賊濫尤甚右宣教郎江西路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徐樗初受秦檜奏補即在行在守官撰
造言語檜酷信之嘗中害張宗元范彥輝與之頃在平
江干求州縣稍不如意遂撰造言語致周三畏放罷蘇
師德編管伏乞重加竄殛以為臣下賊汙告訐之戒詔
並除名勒停與之送欽州樗高州編管 右司員外郎
兼權戶部侍郎鍾世明言近年民間銷毀錢寶法禁雖
嚴尚未止絕蓋緣出賣器皿其利不啻數倍今措置欲

責令州縣應街市見賣銅器限半月並拘催入官嚴行
禁止其犯人不論輕重並押赴鑄錢監充役官吏知而
不覺者從違制論仍行放罷論逐路坑冶興廢不常難
以立為永額近來鑄錢司督責嚴緊往往銷錢為銅上
下期於脫責今欲令逐路提刑司選官檢視坑冶所出
多少令分數認納不得抑勒其全無所出去處即保明
申朝廷放免又近來錢寶多有流入外界蓋緣場務官
司利於收息博易今欲嚴行禁止如有透漏其巡尉并

場務官司知而不覺者以違制論仍行放罷犯人許諸
色人及徒伴告首即以隨行財物多寡全行給賞民間
有銅寶興發去處官司量支貸聽人戶隨多寡輪納不
得抑勒庶幾諸處銅坑不致隱蔽不告其金銀等坑及
膽水興發處亦乞依此施行從之

丁酉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和國公張浚復觀文
殿大學士 右通直郎知真州陳正同為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上覽除目曰今此差除皆合公議自兩月以

來卿等除用人材無非盡公想見外議皆以為當如朕未嘗容纖毫之私於其間若行公道不變天下何憂不治上又曰近日兩浙閩廣市舶司及四川茶馬諸處進貢真珠文犀等此物何所用當批出禁止御史臺主簿張賢為國子監主簿右通直郎陳洪為太府寺主簿洪與義子也詔直祕閣知荆南府孫汝翼專恣妄作直祕閣都大主管四川茶馬鄭霽職事不修唯務掊剋可並罷直祕閣新知無為軍張永年罷以淮南轉運

判官王鉅奏其以權貴姻連得貼職而不請避父名也
詔監司約束所部州縣受納秋苗不得過加收耗先
是監察御史王珪以大宗正丞入對言今之急務莫先
於富國裕民今四境無虞干戈不用而小有水旱一方
之人多致流離死徙不能自存且以目前利害言之蠹
民之財莫甚於輸納二稅之弊大率加耗之入或過於
正數官收一歲之租而人輸兩倍之賦中下之家逃租
棄產漂寓他鄉者往往而是朝廷雖申嚴約束而州縣

公肆斂取無所畏憚唯其所說可以藉口循習之久不以為恠也臣愚以謂莫若度州縣所用多寡之數立為定例使上下通之此外不得分毫有所須索必重寘典憲不唯少寬民力亦使官租易辦公私之利無以踰此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霍彞復直徽猷閣為京西南路轉運副使 左朝請大夫熊彥詩知鄂州 左中奉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葉三省復直龍圖閣 除名勒停人王超復右朝奉大夫朝奉郎主

管台州崇道觀劉岑復左朝散大夫

戊戌敷文閣待制劉一止充敷文閣直學士依舊致仕
一止被召至國門病不能拜復求去乃有是命 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朱三思罷以右正言凌哲論其諂事王
會遂得教授官學會之去朝復附曹泳以短卷密疏人
事于泳多非其實故也

己亥金國賀正旦使奉國上將軍太子詹事耶律歸一
副使左中大夫行大理少卿馬楓見于紫宸殿 詔少

傅醴泉觀使信安郡王孟忠厚押百官班 特進觀文
殿大學士和國公張浚判洪州寶文閣學士張燾知建
康府浚以母憂不赴 端明殿學士新知建康府程克
俊依舊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從所請也 左中大夫知
洪州王師心復敷文閣待制知荆南府 左朝奉郎通
判筠州劉章為尚書司封員外郎左朝奉郎通判廬州
張晟為司勳員外郎上覽除目曰晟會稽人前日論本
府科買箭筍擾民想皆曹泳趙士彰所為魏良臣曰不

獨越之箭筍如平江之洞庭柑每對直二千宣之蜂兒
每斤三四十千多是科買民極苦之皆郡守無狀以此
取悅權倖上乃詔悉罷之因曰朕平時未嘗毫末有取
於民如日用紙亦不委臨安府只自令人買於市肆便
得佳者良臣等曰陛下聖德恭儉如此雖古帝王何以
復加 昭信軍承宣使潘端卿依舊帶御器械
庚子詔御前諸軍都統制可依見任管軍法不許出謁
及接見賓客內蕪州事者依本法

辛丑詔殿前馬軍司元差軍兵一百人充秦檜下充白
直可令逐司拘收歸軍 加封漢將龐統為通惠威烈

侯廟在

徐州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二十有一人 諸路斷大辟

二十一人 金主亮陰有南侵之意乃謀遷居南京

即汴

都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宮

室悉為所焚亮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七十